人收藏鉴赏家是很多的，经常见到印章的有如朱橚（“晋府”、“敬德堂”）、沐璘（“黔宁王”）、华夏（“真赏斋”）、文徵明、文彭、文嘉父子（“停云馆”）、项篤寿、项元汴兄弟（“天籁阁”）、耿昭忠、耿嘉祚父子（“琴书堂”），以及陈定、梁清标、孙承泽、曹溶、宋犖、高士奇、怡亲王永祥、安岐、缪曰藻、谢希曾、吴荣光、毕沅、毕沅等等，他们的印章很多，不能一一例举，但凡书画上有他们印记的（不伪），大都比较优多于劣。

鉴藏印记所钤部位也有一定的规律，手卷大都钤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，偶有钤在上边角上的。长卷接缝也往往有鉴藏家骑缝印。此外前引首、后隃纸以及绫、绢隔水等处也都可钤印。挂轴、册页等也总钤在本幅左、右下角或兼及上角、裱边上的。各代内府鉴藏印所见有成套的，也大都有一定格式。特别固定的如宋徽宗的宣和七玺，其部位钤法如（图2）。金章宗明昌内府装卷格式和钤印亦如宣和，只隔水把黄绢易为花绫。宋高宗绍兴内府乾卦园印规定在绘画手卷上钤在本幅右上方，“希世藏”钤在书画本幅右下角，“绍兴”钤在书画本幅左下边，其它则无一定部位。明洪武“典礼纪察司印”，手卷中横钤在右下方边缘，大都只见末行“司印”二字，偶见中间“纪察”之半，大约另外一半印文，是钤在执掌簿子上的。清乾隆内府五玺也有一些规定，大致右上钤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“宜子孙”二印，中上钤“乾隆御览之宝”（椭园形），左方钤“乾隆鉴赏”（圆形）、“石渠宝笈”二印，这是常见的规格，但有时或增或减，变化亦多，无法详举。一些私人收藏家的印鉴，也各有一些自己的习惯，如项元汴的藏印，所见在一件书画上，钤印有多至二百余方的，其中有一印重见多处，印色并不相同，可见不是一次钤上去的，最少的一般也要在三、四方以上。又耿昭忠、耿嘉祚父子也有多到五、六方或以上的。以上这些规律如果我们熟悉了，对于鉴定工作很有用处。如宋“宣和”、金“明昌”内府七玺，如果离群（除因重装时原绫、绢拆换失掉了些外）或不合其部位，项氏、耿氏只钤一、二方的，这不是书画本身有问题，就是这些藏印为伪的了。如唐摹王羲之《奉桔帖》上“宣和”诸印（按此帖瘦金书签亦伪），传称王摹锺繇《千字文》和宋摹阎立本《步辇图》上“明昌”诸印，多半或完全是作伪后添的。

关于书画作者印章和收藏鉴赏家印章，在印文、印形、印质、印色方面，各个时代也有一些变化。印文，在书画上所见到的，唐、宋、元人大都用小篆体，明代朱文印也还较多用小篆，但明、清人渐渐追复秦、汉之古，印文喜用古篆、缪篆。印形，一般是方形、长方形、园形、椭园形、葫芦形等，各代都有，宋、明时代偶有奇异形式如钟鼎形等出现，到清代又不易见到了。印质，唐至元代，从其印文效果上看，其笔划比较凝重、光滑、板木，大都是铜、牙、玉等坚硬的质料。元末明初以来，出现了浙江青田、福建寿山等石刻印章，因石质软硬适中，能表现出种种刀法来，清代出现“皖派”、“浙派”等不同风格的印章，与石质印料的采用有些关系。其它印料如犀角、玛瑙、水晶、木等一类，大约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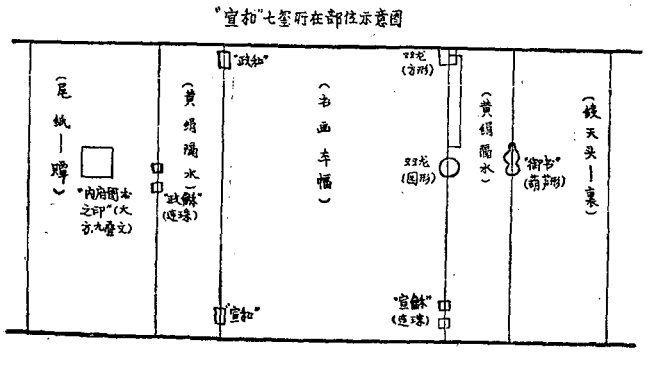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“宣和”七玺所在部位示意图